

访谈 | 廖建裕教授：认识东南亚很重要

黄小芳/陈来福 [新加坡研究](#)

2019-08-22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ucHnbeLSgQBkPIWZWgw4Ew>



2019年7月28日 3:30 AM 文/黄小芳摄影/陈来福 来自/联合早报

出生于印度尼西亚、现为新加坡公民的廖建裕教授拥有多重身份，但他在访问中清楚表明作为一名东南亚学者的定位——在学术上，他必须中立地探讨东南亚问题。《联合早报》打造‘早报讲堂：认识东南亚’系列，首堂课主讲嘉宾廖建裕教授受邀前来报馆接受专访；南洋咖啡淡淡飘香中，穿着黑黄色峇迪衬衫的他侃侃而谈，分享东南亚当前的局势和挑战。

廖建裕 1941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出世，1962 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。他获得博士学位后，在美国和新加坡授课，1985 年成为新加坡公民。

廖建裕在东南亚度过了大半辈子，对他而言，这里是他的家，也是他寄情一生的研究领域。如今已半退休的他，仍在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担任资深访问研究员，也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兼任教授，教的科目正是东南亚政府与政治。

他在访谈过程中多次强调自己是“东南亚学者”，必须跳脱个人的立场研究课题。每当记者问起他的亲身经历，这名亲切的长者总会不自觉地侃侃而谈，但说完两三句话，却又带着腼腆的笑容，急忙把话锋转回学术问题上。

他说：“新加坡的存亡与发展与东南亚息息相关。在现阶段全球化的过程中，东南亚已经出现剧烈的变化。这种新的变化和发展，我们必须了解。”

新加坡人对东南亚兴趣缺缺

东南亚处于历史的转折点，极端主义抬头、亚细安发展缓慢、大国之间的拉锯也导致区域的中小型国家必须步步为营。

东南亚的发展，直接牵动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的安全与存亡。廖建裕认为，在这个重要的节点上，国人对东南亚仍兴趣缺缺，也缺乏警觉性。

他指出，新加坡人一般比较务实，常聚焦于中国这类大国，忽略了周边发展中小国。大部分人不会感受到东南亚和他们直接的联系，但新加坡人必须认识东南亚的理由很简单，“身为国民，就必须了解你所处的区域”。

他说：“正因新加坡人缺乏兴趣，我们更应该提倡认识东南亚。

“那些和东南亚国家有生意往来的新加坡人，可能了解这个区域；一般人就不一定会对区域的发展感兴趣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作为学者，我的工作就是协助加深国人对区域的认识。”

认识东南亚须跳脱族群视角

东南亚华人是廖建裕的研究领域之一。他去年凭着对印尼华人研究的杰出贡献，获颁印尼文化奖，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新加坡人。他也是南洋理工大学华裔馆任期最长的馆长——2013年卸任，任期长达八年。

不过，这位以华人研究著称的学者却强调，要真正地认识东南亚，必须先跳脱华人的视角。

他指出，华人只占东南亚总人口的4%左右，属于少数民族。尽管华人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，但在大部分东南亚国家中，政治力量却很薄弱。

东南亚似乎有很多华人的食物，但政治结构和长远的宗教文化方面，华人文化却不是真正地渗透。对东南亚影响深远的，是印度、回教和西方文化。其中，殖民者带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力最大。东南亚每个国家都由多元民族组成，“要了解东南亚的处境，就得超越族群的视角。若我们单从华人的视角了解东南亚，那是非常大的错误。”

全球化冲击东南亚无法幸免

东南亚国家在国族建构方面，正面临巨大的挑战。

在二战后成立的东南亚国家仍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民族国家，然而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，极端宗教主义抬头，华人的国族认同也可能随中国崛起而漂浮。

廖建裕指出，东南亚国家都是殖民时代的产物，即便是从未被殖民的泰国，版图也是由殖民者决定的。东南亚国家在殖民者留下的版图上，以多元社会作为基础，多年来致力打造统一的国族。但这是个艰难的任务，各个族群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背景，共同的国族身份难以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实现。若无法妥善解决全球化带来的挑战，各国目前已经打下的国族基础，可能动摇。

中国近年来加大力度推行侨务政策，似乎有意模糊“华侨”与“华人”的国籍界线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华人容易变得“落叶无根”，受华文教育者和新移民尤其如此。

廖建裕说：“这个问题不容易谈，中国和东南亚政府的态度非常重要。东南亚国家的政府一般上也了解，如果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稳定，就要让华人有安身立命的地方。”

极端宗教主义抬头

近年在中东发展缓慢的回教极端主义，在印尼、马来西亚，以及菲律宾却似乎有重新抬头的趋势。在缅甸，一般人看起来温和友善的佛教也出现极端主义。

廖建裕说：“全球化触动了许多国家的神经，使宗教之间的流传和激进主义思想的传播通行无阻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问题，不管是军人政府或非军人政府，都无法解决。

“很多反对党为了夺取政权，就以宗教为武器动员群众；因为宗教是最敏感的东西，它触动每个教徒的神经。”

在今年的印尼大选中，回教课题成为选战的主旋律，回教在印尼的势力空前高涨。

廖建裕指出：“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不知道这股势力会否逐渐成长，最后击败多元宗教文化的（印尼）建国五原则。可能性是存在的。”

亚细安发展前路漫漫

东南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备受关注，但亚细安这个重要的区域组织却发展缓慢。各国必须在迥异的国家利益中求同，才能推动亚细安的发展。

廖建裕指出，亚细安的成败，决定了东南亚能否在中美的拉锯战中捍卫自身的利益。然而，各国长期以来难以达成共识。

以 2025 年亚细安经济共同体蓝图为例，由亚细安商业咨询理事会和欧盟—亚细安商务理事会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，若亚细安国家不加强解决非关税壁垒（non-tariff barriers）方面的挑战，2025 年的目标恐怕难以实现。

廖建裕说：“亚细安成立初期，五个东南亚国家根本不谈要变成共同体。当时最重要的是，要减少冲突……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，国家利益迥然有别。一直以来都无法真正成为统一的机构。”

尽管各国必须跨越巨大的鸿沟，廖建裕认为亚细安的发展仍有一线曙光。他强调，由中小型国家组成的亚细安必须团结起来，才能形成足够强大的力量，对抗大国。如果没有亚细安，小国的生存将出现很大的问题，而亚细安各国也明白这一点。

亚细安 6 月发出的“亚细安印太展望”（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-Pacific）框架，显示出亚细安国家团结的决心。

廖建裕指出，亚细安各国都同意签署框架。“即使是亲中国的柬埔寨和老挝，心里也明白它们是小国，如果要有自主权，不能不参与这样的区域性组织。”

但廖建裕也认为，前路漫漫。亚细安印太展望要真正实施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答问录



廖建裕：由中小型国家组成的亚细安必须团结，才能形成足够强大力量，对抗大国。（陈来福摄）

问：廖教授，请问你近来关注些什么课题？

答：离开印尼后，我在美国和新加坡都是教书的，应该说是教书匠。尤其是在美国的制度下，你不能知道得很少但是很深。

你得懂得越来越多东西，范围越来越广。所以我不只看印尼，对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有研究。

问：你怎么看自己的身份认同？

答：这个很重要。

我的家人都在这里，都在东南亚。我们跟新移民不同，新移民不是在这里出生，他们要对这个地方产生好感，是要培养的。我们不需要培养，这是与生俱来的。

问：当别人问起，你会说自己是东南亚人，还是新加坡人？

答：我现在是新加坡人，因为我拿的是新加坡国籍。但我研究的是东南亚，而且我无论要怎么改变，也不可能变成跟过去完全没有关系的人。

许多早年印尼的朋友看到我都说，我和以前很不一样了。当然年轻时候的语气、见识、语言的强调等等都不同。可能在新加坡久了，新加坡腔就流露出来了。但是作为一名学者，有一定的研究方法。谈问题的时候要保持中立，即使你不喜欢。

问：你曾在东南亚的不同国家生活，看待问题的角度是否和一般人不一样？

答：我这个人比较特殊，最好不要拿我作为例子。在报道里最重要的是以新加坡作为本位。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，新加坡的存在、安全和发展，有赖于东南亚。